孟子文說

孟子文說卷三

郃陽康濬百川手訂

第三篇上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案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惟性善故道一二字一篇主意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

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引証道一三層有淺深次第倒置不得]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先破其疑]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信道篤行道力天下事尚可為也尭舜去人不遠此正是鞭策世子語]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

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一醒何虛且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出禮字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宕一筆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此喪禮之

大端。○大意謂喪在
自盡其禮言簡而該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
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
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
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
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
子爲我問孟子盡字承上盡字來但郤忽畧過自字然友復之

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即上自盡字意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引語以三字收住鞭策自身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稍放寬作申寫之筆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此又是所以然是在世子方叫明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

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此只兩層耳。前段已說盡道理。下特以其沮於父兄百官。而令其以身先之耳。前是正文下是補筆。然下層却仍與上層自盡意隱隱呼應。山斷而雲自連也。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一句冐起。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略評民之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

産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不緩民事在制恒産而取民有制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歷言三代制産與其取之之制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

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極贊徹助善而痛言貢之不善正是深斥當時用貢之弊而欲其制產取民以行助也。孟子所謂助原通徹法言之看後文可見夫

世祿滕固行之矣（經中以行世祿蕩滌行助意世祿已伏於上文禮下句內）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又是搜羅的說總見助之該行文情婉約總無一筆直致）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是既行助以後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

是為王者師也。結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再結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滕國褊小。不似齊梁。未必便能致王。故但云王者師。然必謂其定止於此。理卻不圓。故更告以新國之說。逼進一層。正見事不可預料。只要自己力行耳。焉知王業不自此基。與前為善意。只是一順一逆。使畢戰問井地。以下滕行助法。乃為詳言助法之實。

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先勵畢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要領經界不正

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反發）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正發）

（。分田制祿後半篇綱領）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不即言分田制祿之詳，又提筆先出君子野人，正見分田制祿缺一不可）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此分田制祿之常法也，重上句，下句特濟其不及耳）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

夫二十五畝此又格外加厚於君子野人者也死徙無出鄉
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則百姓親睦風俗因之而美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
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
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補言井田之制與其耕之
之法正所謂九一而助也此其大畧也結佳若夫潤澤之則
在君與子矣致其勉勵與開口語意相應爲國不可緩民事不緩民事在

制恒產而取之有制制恒產取之有制在行助法。行助法在正經界。正經界則分田制祿皆得其宜。其實不過是復九一之法。井田乃其遺制也。所謂助而通乎徹者也。但不取通力合作。計畝均分。而有取於助之藉。故章內但言助耳。通篇分兩截。前渾論說。後詳細說至分田制祿兩項。制祿又在分田內。滕亦有世祿。但不出於分田耳。前禮下句已伏制祿意。而中間特用行世祿宕起行助。與後分田制祿緜路不差。但制祿意輕。大旨自重在民事耳。章法嚴密之至。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

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分叙許行）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分叙陳相）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合於許行。上爲神農之言句已伏得並耕意捆屨織席句已伏得同價意陳相而著其師已伏得背師意）陳相見

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說出並耕。是他主意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他說並耕是不知大人之事不同於小人。孟子欲發此意却恐執迷不悟他是耕者。故下文先就他不能並者詰箇盡情而此則先問明他也。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

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耕者所不能並一層）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承易）

字順口先將不爲厲忙中一擊再用且字趕下且字直貫到不憚煩句住若謂無論相厲不相厲且何不憚煩厲是病人意多煩則不遑於已實甚寃竟說來只是何不自爲而交易與上奚爲不自織句一例但語有詳畧耳

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耕者所不能並兩層上層是不能並耕以外事此層是不能並耕以內事逼撈愈緊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擬轉明白所謂持子之矛刺子之盾者也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方始正告他二句是說話主腦兩有字要見截然兩項意且一人之身而百工

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勞心大人之事。治人食於人。何消並耕。已上主意已透。下引古作証。指出教養兩項。正是大人勞心實際。）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

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此處應直接后稷句下小小找補不甚重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

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
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
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
此三憂字正是勞心處而暇耕乎治水爲教稼飽煖則可教以人倫矣說來
只教養兩項敘事止此以下本上文而收結之直提到不用於耕佳堯以不得
舜爲巳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巳憂夫以百

畝之不易爲已憂者農夫也總括上文憂在得人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斷其爲仁而贊其難仁字內兼上教養兩項對分財教善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極言所就之大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

不用於耕耳勞心不並耕回繳明晰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以下責陳相倍師大聲疾呼而入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此是正文下又請來不背師人以愧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

歸一層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二層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三層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四層只重此層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微婉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

須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仍應變於夷。此段乃直言以斥之。不顧其難受。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又出一奇。孟子斥許行。陳相總未心服。耳中雖聽。胸中老大不然。方且謂許行好處正多。非他人所能知。

故孟子之言甫畢。即又另舉一事。津津稱道。並不是遁詞之窮。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畧斷然且虛說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通之以所明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此乃深斥之治字。對上亂字。並耕是正文。同賈是餘文。故並耕段說得詳悉。且並陳相責之已既不留餘蘊矣。同賈乃是更端提起。重作辨駁也。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厚葬正是有合於仁孝處。孟子却故意反詰他。使之

自付。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夷子不知反求援儒入墨推墨徐附儒總是一片抓爬不着神理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以上先即其語

而折之下乃正啟發他。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

矣。本意言厚葬乃仁孝之道。但正說則不醒脾。不足發夷子之蒙。故即不葬親者。說箇慘傷不堪。令其心惻惻欲動。然後折出仁孝之掩親有道。縱鐵石人。能無回頭登岸。着一

亦字。隱隱與他以薄爲道。彼此對照。分明有箇厚字在內。則夷子厚葬其親。是非明白了然。而墨道之不可學。又何待辨耶。須知此章不是論葬親。乃是援引異端。即其良心不死處。迎機導之也。意最眞摯。語極微婉。令人不可思議。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閒曰命之矣。結。

第三篇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

爲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此段正言不可往見諸侯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此又駁進一層見不可計利於尋尺下引王良之事以証之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

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
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
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
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
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
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叙御者且羞與
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 議 如

枉道而從彼何也折醒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又一層枉尺並不能直尋竿頭更有步。通篇作三疊文法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開口道破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

妾婦之道也偏說他是妾婦是刻畫親切處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大丈夫自有眞巾幗而事人者何足語此結句正與開口相應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

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此猶字是上比禮曰諸侯耕助以共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出疆必載質何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

也此猶字是下此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兩段寫箇急字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始說出意思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憑空設喻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

〔道〕落醒主意着眼道字此所以難仕之故。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拍合喻意他處只云枉己此則況以鑽穴隙惡詭令人不堪。主意是惡不由道所以難仕而前路却極意寫箇急字越說得急越蹴得難字起而惡不由道越醒豁矣。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便是不可無事而食意。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

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拈道字虛駁以更未說明）

（主意也）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此乃直抒所見）曰子

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

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搭過）

（作托）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

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士明明有事何不可食）

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婉妙）曰梓

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遁辭。蘇云至此難倒用志字倒而復起似溪迴路轉一視萬里曰子何以其志為哉擱得好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坐實爭之且子食志乎食功乎窮其說曰食志強辭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再一難曰否無可復辨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仍是食功則士可食。大意謂士有

事可食。守先待後。正士之事。上段正說已盡。
下段因其食志之說而終窮之仍勒歸食功。
則士之可
食明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

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

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一行王政者四海望之爲君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於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於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太誓曰我武

惟湯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又一行王政者。四海望之爲君。不行王政云爾直斥一筆作勢。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本上文所引而斷之却仍放寬說望之爲君是搭過一層。極力鋪張之語。幹惡而伐之倍有力。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喝醒。然尚虛含。看他下面文勢忽斷。有楚大夫於此欲其

子之齊語也（陡插一喻奇絕）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喻善士）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喻善士貴乎衆全是空中寫影眞所謂畫山有色繪水聞聲者婉妙）

（乃爾）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遥接方實）（指出）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

與爲不善翻一筆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轉一筆恰與上衆咻莊嶽二項作順逆廻環勢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能遂其善王之欲否應起句結明主意獨字當是點睛處通章祗寫得此一字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義在斯乎。下引古人之不爲臣不見者三段蟬聯而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

廹斯可以見矣書旨是不見。廹斯可見。是前路托一層筆法。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瞯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瞯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此可見而見正不可見不見者是正面文字曾子曰脅肩諂笑病於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

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不可見而見則與脅肩諂笑未同而言者等必爲君子所譏此後路反足之筆也。

三段以中段爲主蓋孟子生平出處隱隱有自謂取法孔子意故此等議論必扶起先預做箇標準雖不說破而意實顯然可見合之前後二段正如天外三山一峯獨秀。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

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妙喻，國策往往有此。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只一速字，是誘他。何待來年。

戴盈之非眞欲行什一之法，去關市之征者，蓋孟子平日動稱先王之政，盈之想微聞之，此番話說，原是見孟子作周旋耳。漫說來年不能已，即今茲亦決不能輕。蓋其心原非眞知其不義者。孟子一眼看透，不惟不贊之，亦並不勸之。攘雞之喻，似諷似嘲，即着末數語，不過即其所言而折之。玩其神理，總是冷冷淡淡，隨口酬答，不與深言光景。此等妙處，須會之語言文字之外。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虛虛喝起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先總提下叙從來治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一亂洪水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

阯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禹抑洪水一治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一亂戎狄猛獸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

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周公兼夷狄驅猛獸一治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一亂亂臣賊子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一治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

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
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
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
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
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
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一亂
楊墨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
邪說

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我亦欲息邪說使天下轉亂而爲治。上文平平叙來。各自分說。以下乃總捲而收之。跌出已欲承三聖心事消繳好辯。應不得已。文勢極其鬱勃。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三聖總。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三聖段下可直接我亦欲云云抑又撫此我一筆是說楊墨之當膺而文遂因之不直

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勘到自身回繳不得已結局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添此一層倒足上意更覺餘韻

遶梁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虛贊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

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實叙居食雙說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開口便尖酸雖然仲子惡能廉一句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未說其操如何先憑斷定虛說其操不可充而出語亦復奇警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

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申解上意便含未必果義意曰是

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又代爲解曰

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

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

室而不居也此其操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二句實証

不居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顣曰惡

用是鶂鶂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

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鶂鶂之肉也出而哇
之數句實說不食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
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尙爲能充其類
也乎決不能保其指義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
也一段本上文而直斷其操之難充仍應爲
蚓句仲子不得爲廉孟子蓋謂其廢倫
耳兄之室母之食以爲不義而不食不居世
問那更有義者可食可居乎此其操不成操
如何可充蚓而後充其操正見非人所爲耳
但前半只虛說操不可充後半乃直揭其操

而斷其難尤一噴
一醒暢快之極

孟子文說卷三終

孟子文說卷四

郃陽康濬百川手訂

第四篇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立言大旨都用反說）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

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順上語意一承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折轉一筆以足醒之而會文勢迴環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

矣。陡然提筆空中贊嘆仁政之善正見平治天下者該以仁政是發揮上文之詞文勢極其警拔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仍用反筆結住兩必字逼出一不字以上是空中論理下乃責成爲君者是以緊接惟仁者宜在高位落仁者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轉不仁者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承不仁邊透切言之豈止不能平治天下故語意至此已足下乃撤翻作收文瀾壯濶

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一段祇就仁者說一句下俱就不仁者極言其弊以起處不以仁政三句原是反說故此處亦從反面透發也戒人君止此下又並責其臣章法一串疊下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突起泄泄猶沓沓也非注泄泄字乃醜其詞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

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一拍合一筆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更斥爲賊盜發不堪此段亦用反說文勢一線到底。立定主意而出之以縱橫排宕不直不板。宋人策畧大率權輿於此。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虛冒欲爲君盡君道句主欲爲臣盡臣道句陪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堯舜仁也此正說下又反足不以舜之

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陪句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主句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一章樞紐仁字綰上不仁字綰下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幽厲不仁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此兩截中扭格也法堯舜鑒幽厲前後遙對而中以孔子之言爲轉振孟子一部更無此章法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引起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主意在此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单鄙不仁一邊反覆發明其禍安頓得一死亡字耳連下四不保字不分賓主向等排奡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說話緣由是猶惡醉而強酒

雋妙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條斷說。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總說推說。反求諸己是正身工夫。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正落一筆。說話結穴。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証結著眼自字。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引來人言憑空立案。却只渾圖呑却。亦祗說得半邊。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拆開推出本字。然猶未便是本。家之本在身添出身字方纔是本。此即大

學修齊治平道理。借人言推闡壁壘乃爲之一新。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提明主意。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此方申說。文勢與起句。一順一倒。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賓句。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主句。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立案。齊景公曰既不能令

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証順天意已拖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起下今也小國節矣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此則逆天者也方是人題○師字下得頓喻切師字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粘恥字轉因師大國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引之師文王是通章主意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

敏祼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此文王之寔也着眼全在仁字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直斥其弊反結前文用語新奇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說來是不仁而致敗亡已含自取意在內筆意最爲矯健有孺子

歌曰滄浪之水淸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淸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將言敗亡由於自取却先憑空出自取字是孟子慣用筆法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落出正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證自字結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反起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又正說與聚勿施明明是仁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爲淵敺魚者獺也爲叢敺爵者鸇也爲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與聚勿施段下可直勉今諸侯矣又將得

民心而得天下緣由發揮一番然後落今天下最是聳動得力處而文亦因一警策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鞭策時君是立言本旨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至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上正說此又反說有勉其及時之意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引詩結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且虛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註寔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提寫一筆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跌醒哀哉只哀哉二字不更勸勉正是對不可與有言有爲人說話自暴自棄乎重後半就自棄說而自暴亦在其中李卓吾云露据野處失足迷途眞是可哀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怪歎之詞・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即爾且易者指明說・世間莫遠於天下・莫難於平天下・何消更求之遠且難・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

誠其身矣 從動字倒推誠字逼起該求誠意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接出主意總欲人至用思誠之功也 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斷結此句正說 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此句反說文致閒遠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

西伯善養老者。不曰文王如何養老，直從二老歸文王說起，是裝叙之法。用筆簡潔而高老。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提筆起論，跌出天下之歸。從老字換出父字，從父字拖出子字，文境新鮮。以上是文王為政於天下處。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

主意一拍即合。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

粟倍他曰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引事）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强戰（寬一層跌入本位預爲罪字培脉）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寔寫）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直斷其罪）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因罪定刑說來大有切齒之意）

孟子曰存乎人者有言在．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言能掩．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立案．三疊筆法．由虛而寔．聽其言也插筆凌空最有丘壑．此章原對以言觀人者說話．觀其眸子正旨人焉廋哉勒足．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立案．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入題正斷．恭儉豈、、、

可以聲音笑貌爲哉（發其隱情）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隔幾層問來至此乃見主意蓋隱隱欲孟子從權耳）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髡意從孟子口中逼出權字難）

孟子却先從自己口中供出手字授孟子孟子此刻卽用手字破權字。蓋道者經也。權則手矣。手不可以援天下。如何從權。機鋒醒快。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以不行。故不教。且虛說。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寔寫出不行之故。文法聯蹁而下。古者易子而教

之[]然後正言教子之法。所以通其勢之窮。父子之間不責善責

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此申明易教之故。善字即上正字。離字即上夷字。不祥字即上惡字。而不嫌複者。此泛論父子之道。與上就父教子說者不同也。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且平說。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側串乃見

主意大旨已了。下俱是發揮申明之筆。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惟其是本。所以爲大。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三必字着力。正敘一人主。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拖敘一人賓。此所謂養口體者也先繳賓。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後繳主。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曾子惟不失其身所以能事其親可爲事親者法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以撇惟爲襯

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跌出主意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格心之效最大莫不容人政兼該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門扇格從毀譽中分擗出來味兩有字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也字耳矣字是再莫別的緣故。李卓吾云無責是無責任對旁觀議人短長者說亦有意味。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病在好字爲師不是抗顏西席之謂開口粧通家爲人賜教便是若居西席者喫苦莫甚無可言好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案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意中惱其從子敖猝然見而怒不欲說卻先憑空作色使性。一時神色可想。一我字隱隱對着子敖。曰先生何爲出此

言也真真不識所爲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一陣搶白絶不放鬆

到底莫曰克有罪幾以爲罪在見遲矣何處見主意捉摸正子來見想亦稍遲然非從子敖來從子敖來孟子或亦不覺惟一聞其從子敖來心中怒發急欲見之而痛責之而正子卻未遽來此時孟子心中急促已是刻不能待故越宿後見先責其慢非果爲此而必以此爲詞者正是有託欲說越等孟子謂越惱衍神理掩卷想之逼真逼真

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氣稍發洩方纔明說徒餔啜也是搭過語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越拍高越是責備而亦餔啜也正子必不爲餔啜孟子亦明知正子非爲餔啜。祇因他因失其可親。故甚其詞以責之隱隱見全然不識所爲意、通章總無一呆語。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起論立案舜不告而娶入題爲無後也原其心君子以爲猶告也斷一筆見不告正是舜孝處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直指爲實理確而語創。此二句面頭大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並指爲智禮樂之實則世間道理俱不出事親從兄二者。三項連類推說。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

已猶草芥也惟舜爲然憑空跌入。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其心如此。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即此正面已足。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又推極二句。爲大孝大字拓局。此之謂大孝結醒。下文接來便足力。

第四篇下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

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說得兩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不相干

承上

盡情掀翻跌出合符節文筆精神放寬放活說有上下古今之意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斷結斷然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叙事

立案看他即着聽政字便有眼目

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

斷定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即與他言濟人之政。未字莫作不字看。甫十一月徒杠即成甫十二月輿梁即成。民於何時病涉。語氣婉妙。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不必濟人。焉得人人而濟之亦並不能。又進一層。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承焉得句。放寬申說。語雋冷。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

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三項似遠

重寇讐句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

開宕作波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

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

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

爲之服矣正答問意却是賓筆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

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

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就問意反掉却是主筆仍繳寇讎字結筆意簡峻。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不必又殺大夫戮士然而可以去徙須看無罪字則字加鞭最爲喫緊。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着眼兩君字。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有見禮義而爲者有見非禮義而弗爲者偏是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人或不察所以歸諸大人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正說已足如此此則爲賢父兄賢字即上中才字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又反發相去不能以寸直不成其爲賢矣是並將父兄邊中才字亦奪之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有不爲有爲關

色語最雋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撩下一層爲流俗人說玩當如字何字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高抬仲尼則勉人意倍醒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
乍看駭聽惟義所在
準之於義信果自在自與硜硜者不同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不曰初心

而曰赤子之心赤子字直當小子字看與大人字鬬色乃語言之妙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以養生陪送死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主意已了 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 詳寫自得之妙即欲自得之故 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博學詳說是說其博說博將說約說字即上說字約字對上博字反字宜對詳字此亦上下叫應文法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只換一養字天下則盡乎人服天下服其心也便可以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承服叅作反筆直照到服人人不服邉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憑空虛喝(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正落主意。甚言蔽賢之不可。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正說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又反說。文勢與上僧一倒一順。妙。故聲聞過情君

子恥之上但就水說此乃推到學者身上方是正旨有一落千鈞之勢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總綱直打舜君子算到自身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生知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安行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君子好惡得正湯執中君子立賢行政無方用人文王視民無傷君子望道而未之見恤民武王體道不泄邇不忘遠君子遠邇時地人事俱有。以上每人各

舉一二端。語若平淡。且似掛漏。而寔該括之至。周公君子。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先總說。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又抽說。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先出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掀翻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承上寔寫。即逼起下句。孔子君子曰。其義跌出義字春秋主惱。則丘竊取之矣。一路遞到孔子。是孟現前統緒所在。

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先起論予亦欲附君子之列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私淑孔子則可以上接羣聖。文筆蜿蜒曲折似斷寔連若節節而分之則索然無味。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三扇格。

逄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叙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一句斷定引語故作頓跌之勢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

斯衞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着眼在此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

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引孺子事。發明羿之所以有罪。蓋借端人取友必端數語見羿非端人。不能取友耳。不消直說。而意已顯然。此亦孟子翻格。。引証亦是學射事。可謂清切而的當。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有善自喪。人必見棄。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有惡能改。天亦可格。。通章純是影喻語。又句句皆作透過之筆。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

利為本先從空定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折入主意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上反說此乃轉正然詞意尚虛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解一筆乃見寔際行所無事正是故利之意正說至此已盡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定也又即至元杳者指証之是文有波瀾處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此刻右師便一眼注定孟子。有進而與右師言者非孟子。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仍非孟子。孟子不與右師言不進不就，祇自守禮。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小泰山壓頂、、、、、、、、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孟子不與右師言自

是行禮。而要覺拘拘於禮乎。非拘拘於禮。而恰有禮可以塞其口。不煩言而意已足。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括盡大旨。下乃詳寫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四句即入在君子心中說。爲自反伏脉。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

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自反正是以仁禮存心寔際面至此寫足下乃本上文而總結之。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

又分二項。下分承。

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

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憂之者欲異人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仁禮存心又何患。一段筆意曲折文情鬱勃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彼此不同由地不同已立

後案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斷其同道意有斷然）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由字不必依朱註與猶同直作是由字講由我而溺由我而飢）以如是其急也（同道句下不徑接易地句卻橫插此數語正所以安頓地字也單從禹稷說不及顏子一邊章意原重顏子能同禹稷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分疏了然說出易地皆然則同道意乃見着定）今有同室之人鬬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

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戸可也引喻都是描摹地字意旨含畜文情繚繞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

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鬬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五者一層甚一層章子有一於是乎一句先抹倒不孝字下乃詳言章子之冤夫章子特提起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叙一筆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直斷之此其一失之難辭處夫章子又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先喝起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亦叙一筆其

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推原之。此其情之可矜是則章子巳矣乎是字不可謂孝。亦未便是不孝。拍合徵婉。

是字點對上有一於是處。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

反殆於不可沈猶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寫得何等閒暇。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寫得如此閒切。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從不同中看出同。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所謂地也。每人正指一句。又描摹一句。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地同則道同可見。

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深一筆便不平須重讀堯舜字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憑空繪影幾不知何所說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影富貴利達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

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影所以求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妻妾羞泣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乞人如此。由

君子觀之由常情觀之人之所以求酒肉者其妻妾羞而相泣者固多由君子觀之豈祇求酒肉者爲然由常情觀之人之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榮而喜之者必多由君子觀之異於求酒肉者幾希神氣婉妙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主意在此一折便醒以富貴驕人者聽之不伏亦聽之不堪蘇云轉作斷語簡潔韓柳諸傳多如此

孟子文說卷四 終